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TOLSTOY

托尔斯泰传



文学经典 权威改编
“冰心奖”获奖者倾力打造

[法] 罗曼·罗兰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托尔斯泰传

Thyis Wenxue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传/(法)罗曼·罗兰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4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ISBN 978-7-5354-4909-2

I. 托… II. 罗… III. ①托尔斯泰, L. N. (1828-1910)-传记-青年读物②托尔斯泰, L. N. (1828-1910)-传记-少年读物IV. K835.125.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4401 号

责任编辑:毛娟

责任校对:陈琪

美术编辑: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4.375

版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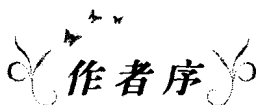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88 千字

定价:1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序

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19世纪的天空昏暗阴沉。然而，托尔斯泰，百年前光耀俄罗斯大地的伟大精魂，犹如星辰，抚慰着我们青春的灵魂。对于整个法兰西来说，托尔斯泰，不仅是令人仰慕的艺术家，更是一名真正的知心好友，是整个欧洲艺术的最真挚的朋友。我便是其中之一。此时，在缅怀他的同时，我愿向他表达我由衷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与托尔斯泰邂逅的日子，将永存于我的精神之上，不可磨灭。那是1886年，经过几年悄悄的无声萌芽和成长，俄罗斯艺术之花终于在法国的土壤上炫目绽放。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所有的出版社争先恐后地翻译和刊行，犹如雨后春笋般。而在1885年至1887年之间，巴黎相继出版发行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童年与少年》、《波利库什卡》、《伊万·伊里奇之死》、高加索短篇小说系列及民间故事。短短几个月、几个星期之内，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文人宏伟壮阔的一生，其间孕育着一个民族，一个崭新的世界。

当时，我刚刚进入高等师范院校，我和我的同学们持有迥异、五彩斑斓的学术观念。在我们这个小团体中，有批判现实主义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有热烈赞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苏亚雷斯；有恪守古典主义传统的忠诚信众；亦有司汤达



派、瓦格纳派、美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在我们之间，产生了无数的争论和辩驳，然而几个月后，我们在共同爱慕着托尔斯泰这个基础点上，达到了一致。各人以各种不同的理由爱着他，因为各人在他的作品中追寻自我、发现自我。这种喜爱之情，启示着我们全体人的人生，并为我们全体打开了宇宙奥秘的大门。在每个地方，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故乡，这个来自欧洲边陲的最强音，唤起了出人意料的巨大回声。又一次，我听见了我故乡的一些中产阶级，居然在非常动情地讨论着《伊万·伊里奇之死》，他们可是一群从来都不关注艺术，也从不热衷于阅读的人呵。

我们著名的批评家曾经持有一种意见，那就是托尔斯泰最精髓的思想来自于我们的浪漫派作家：乔治·桑和维克多·雨果。且不必说托尔斯泰对乔治·桑的厌恶和排斥，也无需否认卢梭和司汤达对他的影响。但是，若将深深吸引着我们的托尔斯泰其伟大的人格和魅力归功于他的思想，那真是大错特错并且是极其荒谬可笑的。孕育在思想圈子中的艺术，是狭隘的。他的力量不是来源于思想本身，而是来源于那些思想的表达，来源于他的艺术风格、艺术家的印记以及他独特艺术家的生命气息。

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否刻印着别人的痕迹，这一个问题值得以后进一步的讨论。但是，在此之前，整个欧洲都没有聆听过这样的声音，这是不争的事实。不错，当我们听到这期待已久的心灵之声，听到这长期被渴求的灵魂之乐时，感情和心灵便震颤不已。除了上述那句话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呢？流行风尚对我们的感情无法引起触及作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阅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之后才接触到欧仁·梅萧·德·沃居埃先生讨论俄国文学的著作，和我们对托尔斯泰的推崇相比，他的赞赏真是逊色多了。客观地讲，德·沃居埃先生主要是用文学家的视角来品评托尔斯泰的作品，但对于我们来讲，这远远不够：我



们置身作品其中，作品也是我们自身的。那是我们的，因为其间有炽热的爱情和纯美的青春；那是我们的，因为其间有微带讽刺气息的觉悟、残酷的觉醒以及死亡的纠缠；那是我们的，因为其间有着博爱心灵和世界和平的梦想，有对掩藏在文明下的谎言的猛烈攻击；那是我们的，因为其间有着对现实主义、神秘主义、大自然以及神秘力量的感应和对终极无限的目眩神迷般的眩晕。

这些作品之于我们，犹如少年维特之于他同时代的人，它是映照着我们的力量、情感与脆弱的明镜，是映照着我们的希望、恐惧与彷徨的明镜。我们毫不犹豫地渴望调和这些矛盾，但不愿把这颗反映着宇宙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包罗万象之声响的心灵纳入狭隘的政治和宗教的牢笼中。我们更不愿意做如保罗·布尔热的某些人，他们无法从派系斗争中全身而退，就将托尔斯泰拖入他们的情感战争中去，用他们自己的社会派别或者政治属性去衡量他。仿佛我们的派系论可以是衡量他的标准！假使托尔斯泰是我们其中的一员，或者不是，那又怎么样？我只希望沉浸在他神奇的魔力、耀眼的光芒之中，就好比在阅读莎士比亚、但丁的作品之前，我可以问他们是属于什么派别吗？

我们无法能够像今天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存在着两个托尔斯泰，转变之前的和转变之后的；一个是伟大的，另一个则不是。”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热爱他的全部，因为我们本能地觉察到，在他的灵魂中，所有的东西都融为一体，而每一部分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相互连接，相互呼应。



过去，有些事情我们凭借本能察觉而未加解释，到如今，却可以通过理性来证明。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托尔斯泰漫长的生命河流已走到终点，并真实裸露地展示在大家面前，化成了思想之宇宙的太阳。首先，让我们感到讶异的是，他那长久的人生自始至终都那么稳定而一成不变，尽管曾有人试图设置障碍物来改变他的走向，尽管托尔斯泰富于无限的热情，当他投入爱情和信仰的时候总是犹如自己是第一次爱、第一次信一样，并且，认为这才是人生的刚刚开始。开始，再一次的开始。在他身上，发生过多少次相同的改变和斗争啊！他思想的一致性我们无从讨论，因为也许根本不存在这种一致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因子，它们时而妥协融合，时而敌对抗争，而敌对的时候居多。在托尔斯泰的心灵和思想中，不存在永远的一致性，一致性仅仅存在于他激情的斗争中，存在于他艺术和生命的悲剧中。艺术和生活是一体的。生活和作品的联系没有比托尔斯泰的更密切：他的作品基本上都带有自传性质。自他 25 岁时起始，我们便可以跟随他的作品来体验他人生一步一步的冒险般的传奇人生。再加上他从 20 岁开始一直到去世都在写的《日记》^①、提供给比鲁科夫^②的笔记，补充了我们对他的认识。通过这些，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心灵深处的逐日改变，也

① 其间出现过中断，特别是 1865 年到 1878 年间。

② 比鲁科夫为了给托尔斯泰作传记，收集整理了《托尔斯泰的生平与作品》、《回忆录》、《回想录》、《书信集》、《日记选录》、《传记资料汇集》等，并且，这些资料都经过托尔斯泰本人亲自校阅过，是与托尔斯泰的生平与著作紧密相连的重要资料。比恩斯托克将这些资料翻译成了法文，分成四卷由《法兰西信使报》出版。





可以看到他才华植根于的世界和点亮他思想的角色。

他的家族历史悠久，并拥有双重的高贵血统——托尔斯泰和沃尔康斯基两大家族，皆是非常高贵和古老的族类，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骄傲的留里克（公元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奠基人，传说中的伊戈尔王便是其儿子）。在其家族谱系中，有彼得大帝的重臣、七年战争中的将军、拿破仑战役中的英雄、十二月党人以及政治流亡者。凭借对家族的原始记忆，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经典人物：如老公爵沃尔康斯基，其原型便是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典型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伏尔泰式的专制型贵族代表；尼古拉·格雷戈里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则像他母亲的堂兄弟，曾经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受过伤，也像安德烈那样被人从拿破仑手上救了回来；尼古拉·罗斯托夫^①和他父亲有几分相似；温婉可人的玛丽公主则神似他母亲，虽然并不美貌但有双美丽的眼睛，仁慈的光辉闪烁在《战争与和平》的每一页。

托尔斯泰似乎并不熟悉他的父母。大家耳熟能详的《童年》和《少年》中动人的叙述并不真实可信。母亲逝世时，他未满两岁。因此托尔斯泰只能在小尼古拉·伊尔捷涅耶夫含泪的倾诉中依稀回忆他母亲慈爱的脸庞——满脸洋溢着明亮灿烂的笑容，在周围抛洒着欢乐的阳光……

“啊！如果在深陷困境时，能见到那美丽的笑容，我便不懂得何谓哀愁了……^②”

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母亲传授给了他许多东西：毫不保留的直率坦诚、不为舆论争议所影响和编造故事的惊人才华。

① 尼古拉·罗斯托夫也参加了拿破仑战役，并于1814年至1815年间被关押在法国。

② 见《童年》的第2章。



他至少还能依稀保留一些和父亲有关的回忆。他的父亲，和蔼慈祥、诙谐幽默并且眼神满含忧郁，一直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独立的与世无争的淡泊生活。托尔斯泰在九岁的时候失去了他，他的离去让小托尔斯泰“第一次品尝到了现实的苦涩，并感受到了深渊似的绝望^①”。这是他童年第一次和恐怖的梦魇相遇，终其一生，他有时要和这梦魇进行斗争，有时则要对它进行改装和颂扬。在《童年》的最后几章中，有些让人难以忘怀的片段清晰细腻地表现了这悲痛痕迹，这部分回忆被用于描述其母亲的逝世和葬礼。

他们家一共有 5 个孩子，住在位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②的一间古宅中。1828 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即托尔斯泰）便诞生于此，直到 82 年后去世，他都不曾离开。家中最小的女儿玛丽，后来做了一名修女（托尔斯泰临死前的逃亡避居处就是她那儿）。另外三个男孩分别是：谢尔盖长相俊美，稍显自私，“从未见过这么真诚的人”。德米特里充满激情，专一、独立而又善于自省。他在大学期间狂热地崇拜宗教事业，不为舆论所动。他节衣缩食，接济周边的穷人，收容残疾人，后来则变得桀骜不驯，放荡不羁，随后一直被悔恨折磨。他为一名妓女赎了身，并和她常年同居，在 29 岁时患了肺结核而死^③。长子尼古拉是兄弟中最受宠爱的一个，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善于讲故事的想象力^④，他诙谐幽默而又胆小细腻。后来，他在高加索做了一名军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但充满基督徒的温情。他身居陋室，将

① 见《童年》的第 27 章。

②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意思是“栅栏”，是一个位于莫斯科南部距离图拉城十余里的一个小村子，它所属的省份是俄罗斯色彩最浓厚的一个省份，居民为清一色的俄罗斯人。

③ 《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兄弟便是以此为原型。

④ 写有一本《猎人日记》的小说。



财产赠送给穷人。屠格涅夫曾这样评价他：“他在生活中实践谦卑克己，而不像他列夫兄弟那样只在理论的领域探索。”

两位勇敢且富有爱心的女性照顾这群兄妹。其中一位是塔季扬娜姑姑^①，托尔斯泰这样评价这位女性：“她蕴藏两种美德：镇定和爱。”她的一生就是爱的一生，永远为他人付出。“她让我懂得了爱是精神上的一种愉悦。”另一位是亚历山德拉婶婶，她助人为乐，永远伺候着他人而不要他人服侍，也不用仆人，唯一的爱好便是阅读圣徒行传，并热衷于和虔诚的朝圣者、纯真善良之人谈天说地。这些天真的善良之辈，有不少人住在他们家中，其中有一位老妇人便是托尔斯泰妹妹玛丽的教母，是一个虔诚的朝圣者。还有一个叫做格里沙的，只懂得祈祷和哭泣——“噢，伟大的基督徒格里沙！你的信仰如此坚定执着，以至经常感到神的降临，你的爱如此热烈，祝祷之词脱口便出，不为你的理性驾驭。你经常赞颂主的庄严伟大，倘若难以表达时，就匍匐在地，流泪不已^②。”

这些卑微灵魂显而易见地影响了托尔斯泰的成长。从这些人身上，我们似乎可以预见晚年托尔斯泰的生活情景。他们的祝祷和爱心，在孩子的心灵深处播下了信仰的种子，直到老年便可以直接收获了。

除了格里沙之外，托尔斯泰在《童年》中并没有提及这些在他灵魂中留下印记的谦卑灵魂。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颗童心：“这颗纯洁、仁慈的心灵，犹如一缕灿烂的光线，永远都能发现别人身上优良的品性。”他总是柔情似水，他很幸福，却记挂着他所知道的唯一不幸者，他流着泪水，总想做些善事。

^① 实际上她是托尔斯泰家的一名远房亲戚，曾和托尔斯泰的父亲相爱过，后来悄然退出了。诚如《战争与和平》里的索尼娅一样。

^② 见《童年》第12章。



他亲吻一匹老马并请求它原谅，因为他曾经让它受过罪。他只要是在爱的时候便感到幸福，即使别人不爱他也没有关系。人们已经可以窥见这颗天才的种子在萌芽：他想象力极其丰富，经常为自己编造幻想的故事伤心落泪；他的大脑不停地转动着，永远思索探索着人们内心的想法；他拥有早熟的记忆力和观察力^①；他那专注的眼神，可以发现参加葬礼者是否真的悲伤。他说，在五岁的时候，他便第一次感到：“人生并非只是一种享乐，而是一份十分沉重的劳役^②。”

幸运的是，他很快就抛弃了这种想法。那个时期，他沉浸在俄罗斯的民间故事、带有神秘色彩的神话传说和《圣经》故事中，并由此编织着自己的幻梦。直到晚年，他依然将《圣经》中神圣的《约瑟行传》作为艺术的典范极力地推崇。还有无法忘怀的《一千零一夜》，那是他每天夜晚在祖母房间里听一个盲人坐在窗台讲述的故事。

二

1842年至1847年间，他在喀山读书，成绩并不优异。人们这样评价他们三兄弟的学业^③：“谢尔盖求学而能学，德米特里求学而不能学，列夫不求学也不能学。”

这段少年时光正如被他称之为的“荒漠般的青年时期”，刮着阵阵狂风，黄沙卷地。关于这些岁月，他在《少年》和《青年》中有不少的忏悔独白。

① 在1878年的自传笔记中，托尔斯泰说他清晰地回忆起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在木盆里面洗澡的感觉。

② 见《儿时忆趣》。

③ 尼古拉比托尔斯泰大五岁，已于1844年毕业。



他是孤独的，头脑永远处于狂热的风暴中，整整一年的时间内，他都在寻找和探索各种学说^①。他曾经投身于斯多噶主义中，故意让自己的肉体经受折磨；他又投身于伊壁鸠鲁主义，因而纵欲无度。随后，他又重新开始相信灵魂轮回说。最终，他沉溺在慌乱的虚无主义中，似乎觉得如果他迅速地转变，虚无就会出现他面前……他不断地自我剖析又剖析：

“我只想着一件事，即想着我正在思考的事情……^②”

犹如一部永远不停转的推理机器一样，他永无止境地自我剖析，这喜好推理的习惯，异常危险，用他自己的话说：“它经常破坏我的生活。”但是，他的艺术却能从中受益匪浅，这成了他艺术无限汲取的源泉^③。

这些剖析活动最终的结果是让他丧失了宗教信仰，至少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从16岁开始，他就停止了宗教祷告，也不再去教堂了^④。但信仰并没有泯灭，只是隐藏在心灵深处。

“尽管如此，我还是信仰着某些东西。只是我说不清楚是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仍然相信上帝的存在，至少我没有否定这件事。但是上帝是什么样的呢？我不清楚，我也没有否定过基督和他的教义，但是也不明白那些教义是什么东西，我说不出来。”

有时，他沉迷在自己行善的幻梦中。他想卖掉他的马车，将得来的钱分给穷苦的人们，他也想将自己十分之一的财产赠与穷人。自己也不用仆人——“因为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⑤”。一次

① 他喜欢形而上的讨论。他说：“特别是因为这种谈话是那么抽象，那么晦涩，自以为说出心中所思，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见《少年》第27章。

② 见《少年》第19章。

③ 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如《塞瓦斯托波尔杂记》。

④ 这期间他正在阅读伏尔泰，并沉迷其中。见《忏悔录》第1章。

⑤ 《青年》第3章。



生病的期间^①，他写下了《生活守则》，他天真地为自己规定了任务：“学习钻研每一类学科：法学、医学、语言学、农学、历史、地理、数学，在音乐和绘画方面也要达到完美的水准。”他“坚持认为人生是永无止境追求自我完美的人生”。

然而在少年的欲望、强烈的感官需求和自尊心^②的驱动下，这种完美的信念不知不觉地偏离了无私无功利的轨道，走向了实用主义和物质，如果他依然要求他的意志、肉体和精神达到至善的境地，那一定是为了征服世界，获得全世界人类的崇拜^③。他想要取悦他人。

但这并非易事。他长得和类人猿般丑陋：模样粗犷，脸型又长又笨重，前额被短发覆盖，一双眼睛又小又深地陷在黑眼圈中，这样凝视人时的眼神显得非常的凶恶，鼻子宽大，嘴唇突出，耳朵又是一对招风大耳^④。他无法改变自己丑陋的容貌，自他孩提起，就对此非常地沮丧和绝望^⑤。他想成为一个“体面人”，为了实践这一理想，他和那些“体面的人”^⑥一样，去赌博，并稀里糊涂地欠了一屁股的债，那真是彻底放荡不羁的糊涂生活^⑦。

① 时间为1847年3月到4月之间。

② 聂赫留朵夫在他的《少年》中说：“人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他的自尊心。”1853年，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骄傲是我的大缺点。那是一种夸大的、毫无理智的自尊心；我的野心那么强烈，如果我必须在光荣与我爱的美德中选择一个，我确信我将选择前者。”

③ “我想大家认识我，了解我并爱我。我希望他们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赞赏我，感激我。”据《青年》第3章。

④ 以上描述根据1848年他20岁所画的肖像。

⑤ “我自己想，像我这样，鼻子这么宽，嘴唇这么大，眼睛又这么小的人，世界是不会赋予他快乐的。”据《童年》第17章。

⑥ “我把人类分做三类：体面的人，是唯一值得尊敬的一类人；不体面的人，应该受到轻蔑与憎恨的；贱民，现在已经没有了。”据《青年》第31章。

⑦ 特别是在彼得堡的1847年至1848年期间。



一种品性拯救了他，那便是他所拥有的绝对的真诚。

“你明白为什么我爱你甚于爱其他人，”聂赫留朵夫对他说，“因为你具有一种稀有且令人惊异的品格：坦诚。”

“是的，我总是坦白一些令我自己都感到脸红的事情^①。”

在他行为最混乱放荡的时期，他也毫不犹豫地犀利地对自我进行剖析和批判。

“我像畜生一样地生活着，我是完全地腐败堕落了。”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并且，他那善于分析推理的品性促使他详细地列出了自己犯错的原因：“1. 优柔寡断、缺乏果断的魄力。2. 自我欺骗。3. 操之过急。4. 妄自菲薄。5. 脾气暴烈。6. 不明是非。7. 容易亦步亦趋。8. 浮躁。9. 缺乏深思熟虑。”

这种特立独行的自我判断，在大学期间被他运用到对社会传统和知识迷信的批判中。他肆无忌惮地嘲弄大学里所讲授的知识，也不愿意做历史的学习研究，就是因为这样狂妄的态度，他被学校关了起来。就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卢梭，阅读了他的《忏悔录》、《爱弥儿》两部著作。他被惊醒了，犹如遭受当头棒喝。

“我向他致敬并且顶礼膜拜，将他的肖像当作圣像般挂在脖子上。”^②

他最初的几篇哲学论文都是关于卢梭的评论和诠释（1846年至1847年）。

然而，最终，他对大学和所谓的“体面的人”厌倦了，他重新回到了位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家（1847年至1851年），重新和百姓接触，他想要帮助他们，为他们做善事，发展教育事业。这个阶段的经历在他早期的作品《一个绅士的早晨》中被描

① 根据《少年》第27章。

② 根据1901年8月28日的《与保尔·布瓦耶的谈话录》。



述，这是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主人公就是作者最爱用的称呼——聂赫留朵夫公爵^①。

聂赫留朵夫刚刚 20 岁，他逃离了大学，打算为农民谋福利，他劳碌奔波一年为农民做着好事。但是，在探访一个乡村的期间，他遭受到了嘲弄般的冷漠对待，农民对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猜忌和不信任，他们墨守成规、冷漠无情、浑浑噩噩和堕落下流……他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他带着心灰意冷的绝望心情回到家中，回想他一年前宏伟的梦想、抱负、热情和理念——“爱和善即是幸福和真理，是世界上唯一可能的幸福和真理”。他觉得自己被打败了，他为此羞愧，也因此万念俱灰。

“坐在钢琴前面，他的手指无意识地轻抚琴键，奏出一个和弦，第二个，第三个……他弹了起来。和弦并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往往很平常或者庸俗，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音乐才华，但其间可以感受到一种令人难以言说的愉悦。他的心随着曲调的变幻而变化舞动，他期待下一个音符，梦幻中，他用想象弥补现实音乐的不足。他听到了合唱，听到了交响乐……但他主要的欢乐来源于强迫加入的想象，虽然毫无逻辑性和连贯性，却非常清晰地使他看到过去和未来的图景和片段……”

他又一次的来到刚刚和他交谈的农民面前，那些猜忌的、爱欺骗别人的、下流的、邪恶、懒惰的、顽固的农民面前，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看到他们的恶习，却看到了他们值得欣赏的优良品性。他凭着爱的本能进入到他们的内心，看到他们如何屈从忍

^① 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在托尔斯泰的作品如《少年》、《青年》（1854 年）、《军中的相遇》（1856 年）、《射手日记》、《卢塞纳》（1857 年）、《复活》（1899 年）等作品中都出现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物并不是相同的一个，他们的样貌和性格并不相同。托尔斯泰也并不使他保留着同样的生理上的容貌，在《射手日记》中聂赫留朵夫以自杀作为结局。他是托尔斯泰的各种化身，有时是最好的，有时是最坏的。



让自己的被践踏的命运，看到他们对于家庭亲情的热爱以及对过去岁月的无限虔诚的依恋。他回忆起那些日子，他们勤勤恳恳地劳作，他们健壮的体格，艰苦的工作……

“太美了！为什么我不是其中的一员呢？”他喃喃道^①。

托尔斯泰完全沉浸在他第一部小说^②主角的思绪中，他目光锐利，想象力如泉水般涌出。他用他完美的现实主义视角来观察世间的人民，一旦他闭上眼睛，便沉浸到他的幻梦中去，沉入他对人类的热爱的海洋中去。

三

但是1850年那个时期的托尔斯泰没有聂赫留朵夫那样地有忍耐之心。亚斯纳亚的生活令他失望了，下层人民和上层阶级没有区别的现实让他厌烦了，他所担负的职责太沉重了，令其不堪重负。另外，债主也紧跟着纠缠不休。1851年，他逃往高加索，隐匿在军队中，投奔在已经在高加索当了军官的哥哥尼古拉那里。

他来到了清秀的山林之间，感受到了清静的境界，精神为之一振，他重新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昨夜我几乎整夜未眠^③……我向上帝祈祷。我在祈祷时所感受到的道德甘甜无法用言语表达。开始我按照惯例背诵了祷文，随后我默默祈祷了很长时间。我期待着一些极其伟大、极其美好的事物的显现……是什么呢？我亦说不出来。我期待和上帝合二为一，融为一体，我祈求他原谅我的过错……不，不必了，我觉得，既然他赐予我这么

① 根据《一个绅士的早晨》第二卷。

② 这部小说与《童年》同时发表。

③ 1851年6月11日，在高加索的斯塔里—尤尔特的营地。



美妙幸福的时刻，一定是已经原谅我的缘故。我有所欲，同时又觉得无欲可求，也不知何为吾所欲。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感激，不是用的言语，也非思想……仅仅在一个小时，我又听到了罪恶的声音。我在梦想着荣耀和女人中睡着了，他们比我更强大。没有关系！我对上帝赐予我的这美妙一刻感激涕零，他让我认识到了我的渺小和伟大。我想祈祷，但不知道怎么样祈祷。我想大彻大悟，但是没有那个勇气。还是听从上帝意志的安排吧！^①

肉欲并没有被征服（事实上它从未被征服，也永远不会被征服）。在他的内心深处，上帝和情欲无休止地争斗着。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记录了三个吞噬他的魔鬼：

- 一、好赌之心。可以克制。
- 二、情欲之念。难以克服。
- 三、虚荣心。是一切最可怕的欲望。

正当他一心想要舍弃自我，为他人献身时，情欲和其他杂念向他奔袭而来：某个哥萨克女人的形象在他眼前闪现，或者胡思乱想——“如果他左面的胡子比另外一边高，那多么令人失望啊！”^②——“没关系！”上帝就在身边，并且再也不会离开。即使斗争再激烈也蕴含着繁荣新生之机，因为一切新生的力量都被激发了。

“我觉得当初我来高加索的轻率决定其实来自于上帝赋予我的灵感。上帝之手指引着我，我无法停息对他的感激之情。我觉得我在这儿变得好多了，我坚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对我有好处，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③

这是大地唱给春天的感恩之歌。鲜花开满了大地，一切是那

① 根据《日记》。

② 根据《日记》。

③ 见1852年1月写给塔季扬娜姑姑的信。